# 重生之心动之NTR瓷人儿

       孙荪家的房子就在健康小区街对面的青园区，那是个新建成的小区。不像健康小区这样的单位房。青园小区的户型普遍以中大户型为主。装修起来也费事，孙荪家的房子也才完事，孙荪这次就是回去收拾她的东西，女孩子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秘密不肯让父母知道，一些私密的东西更得自己好好整理，这才回了青山镇把东西打包，居然整整花了三天时间，到最后一天假才赶到了市里来。

孙荪没有像以前一样回市里来就直接到秦安这里，而是去了学校。让秦安到礼堂里去找她。

学校后面的大礼堂，彭希贤默不作声，反手反锁上了门。

摸索着缓缓走上舞台，舞台上的灯光亮着，白亮亮地披散下来。落在泛出灰黑色的地板上，红绒幕布流淌着光晕，一角的斯坦威钢琴烤漆的表面溢满着光彩，一个美丽的女子，安安静静地坐在琴凳上。

妖娆妩媚，祸水尤物般的孙荪。

孙荪精致的容颜近在咫尺，眼眸子里迷离着神采，长长的睫毛轻轻颤栗着，妩媚横生的模样。

坐在斯坦威钢琴前的孙荪，让彭希贤的心跳震荡的仿佛要跳出来了一般，那种血往脑子里涌的感觉。

见到眼前的少女，让彭希贤不由想起了另外一个同样美丽的女子，想起自己约唐媚的蠢事，他被送到医院后几乎完全失去理智，看到父亲来了，头一次像个正宗的纨绔子弟一样，要求父亲找人整死那个唐媚。

父亲一直黑着脸，没有哪个当爹的看到儿子被打成这个样子还没有火气，母亲一直的痛哭怒骂，拉了父亲去找市委陈何坤书记。

最后陈何坤书记来看了彭希贤，问清楚了事情，最后离开的时候，也没有给父亲留下一句话。

等到父亲和母亲再来看自己的时候，瞧着他们脸上的神情，彭希贤就知道这一顿打白挨了。这事以后他再也不敢招惹唐媚，却越发嫉恨起秦安来。

“彭希贤，你来这里干什么？”少女的疑问打断了彭希贤的思绪。

彭希贤心里乱纷纷百味杂陈，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偏偏是秦安的女朋友，难道有了唐媚还不够吗？

十五岁的孙荪，比起同龄孩子已经发育很成熟了，娇小的身躯渐渐抽条修长，鼓起的酥胸包裹在衬衣下，轻盈的腰肢真正如扶风弱柳，自然地迷人。

她已经懂得异性间的一些事情，被彭希贤不依不饶地盯着，见问他也不见回话，耳根子开始发红，心中时时感到一丝不安的感觉困扰着她，不知害怕的是什么。不由提高了声音，“彭希贤！”

“做我的女朋友吧？”彭希贤此时还沉醉在少女风姿中，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对方的话出人意料，孙荪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我说让你做我的女朋友！”既然已说出口，彭希贤也没再故作矫情，只是语气中露出一分侥幸，一丝痴狂。

“你……”孙荪呆呆地站在那里，显然被这种直接的求爱方式显然吓着了，虽然自己又从对方口中确认了一次，但还是不敢相信她刚才听到的话，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时候的少女冷漠得不近人情，嘴唇不满地微微撅起，骄傲而不屑。“我不会和你做你的女朋友的，朋友都不可能！”

虽然预料到可能被拒绝，但少女那冷漠骄傲的表情仍狠狠刺激了彭希贤。

“那秦安呢？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彭希贤心中恼怒，站在孙荪跟前，阴惨惨地笑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孙荪慌乱的同时也出奇的愤怒，不满地说道。

“什么意思？呵呵……”彭希贤冷笑着对孙荪道。“总在人前装出一副乖乖女的样子，你和秦安背地里的勾当当大家都不知道？”

孙荪听着彭希贤嘲讽，又是羞辱又是生气，“我是喜欢秦安，没有错。”孙荪说完深吸了一口气，不去看彭希贤，倔强而坚持。“也不怕你到处造谣生事。”

彭希贤讶异于这时候的孙荪，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份气质，那种执着，那种骄傲，那种光芒四射的模样儿让他越发阴鸷。

孙荪是骄傲的，同时也是很聪明的女孩子，“原来让我做你女朋友是为了打击秦安，你嫉妒他是不是？你觉得秦安来学校后抢走了你的一切，所以你才想起用这种卑鄙的方法？”

这句话，仿佛某种禁忌的咒语，解开了封印的束缚。

感觉到彭希贤异常的狂态和痴狂的眼神，孙荪从那目光中发觉了一丝令自己害怕的东西，她的心猛地缩紧了，不安的起身。

彭希贤被戳中心事，恼羞成怒的道：“臭婊子，你知道些什么，他只是运气好点罢了，我会嫉妒他，哈哈……我只会慢慢折磨他、羞辱他。孙荪，你说要是我搞了他的漂亮心爱的女朋友，他会气成什麽样子？”说完表情越发的癫狂。

听到那种直接了当的口吻，使孙荪惊呆了。孙荪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经历这样的事，一种畏惧使她战栗，对就在眼前的未来的恐惧。

昏暗的大厅中，男人的眼睛发出野兽一般光，还有弥漫的，包围的，似乎已经闻到恶心的酸臭味道的呼吸。孙荪觉得自己有点喘不上气来，心和神经被什么东西挤压、揉搓得快要坚持不住了。

“你……你……想干什么……”孙荪小脸涨的通红，犹如夕阳烧着了的晚霞。

“干什么！哈哈……当然是要干你，干男人和女人爱干的事情。”

彭希贤说完就拉下裤子的拉链 ，从里面拉出凶猛的东西。说是拉出来，倒不如说是自己跳跃出来，毫不怯场地昂起头，从裤缝之间向斜上方耸立。

真恶心，孙荪在刹那间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的罪恶感，马上闭上眼睛。可是感觉出彭希贤开始的动静，又张开眼睛。

就像烧红的铁棒的肉柱，已经垂在下面看起来淫秽的肉袋愈来愈逼近她的眼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会怎样？

如果孙荪有丰富的男性经验，也许能巧妙应付这样的场面，可是孙荪出了和秦安拥抱亲吻的经验而已，不会假装听从，再趁机会逃走，也就难怪了。

彭希贤大步踏到孙荪身前，快速地伸手狠很抓住孙荪的秀发，往后用力一扯。

“啊……啊……啊……”孙荪吃痛地大喊。

彭希贤封住孙荪的小嘴，粗鲁地吸着樱唇，用力撬开孙荪的贝齿，暴乱的舌头伸入，疯狂舔食着孙荪的香津。

“呜呜……”

孙荪的香滑小舌被男人卷住，贪婪地吸吮，嘴里充满着男人浓郁的口气，令孙荪欲作呕，秀发间传来的剧痛使她无法思考。

不！不能让这个男人得逞，我是秦安的瓷人儿。

“啪！”孙荪结实地赏了彭希贤一个耳光，“彭…希贤，你…明白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吗？这里是学校，你别乱来！”

离开了孙荪的嘴唇，彭希贤看着小女孩大口大口喘息，就像是溺水的孩子。

轻柔的月光斜斜射进屋内，那些朦胧的源头，分辨不出是夜色，还是学园操场的灯火。这如最美好幻境中呈现的光晕，斜斜落在钢琴上，落在少女苍白的玉颜上，落在女孩子润泽的唇上。

彭希贤红赤的目光望着眼前的少女，看着她黛色的睫毛，浓密却不厚重的眉，小巧挺翘的鼻子，微微开阖的嘴唇，那隐约可见的小舌头，从刚才霸道的吻就感受到有多么甘甜，多么柔嫩，多么美味。此时却随着她的呼吸，微微扫过牙齿，那一粒一粒的，瓷白的编编贝齿，在月光下有一点点反光，却是最能让人心颤的颜色。

彭希贤用力抓住孙荪的手，再次把那美丽的娇躯拥入怀中，抚摸着孙荪纤巧单薄的脊背，即使隔着校服也能感觉到那肌肤的紧绷和弹性，那细嫩得有些过份的皮肤，因为长期的舞蹈训练而显得那么紧致，摸上去细致如玉，散发着炽热。

这一天孙荪穿的是秦安赞助的校服，黑色的小西装以及胸前有荷叶边的白色的衬衫。因为上衣前面的钮扣是不扣的，所以彭希贤的手立刻从衬衣上抓到隆起的大白兔。胸上的用力的抚摸，粗糙的手掌又热又湿，让孙荪全身都浮起不舒服的鸡皮疙瘩，但是她秉住呼吸颤抖的惊怕挣扎模样，在彭希贤眼里却是透着无比的诱惑。

“放开我！”孙荪涨红了脸，挣扎着扭动着她的娇躯。

孙荪想用力推开对方，可是因为腰已经被用力抱紧，用不上力量。而且，红黑小方格的裙子愈来愈撩起，连娇嫩滑腻大腿都完全暴露出来。

“纯情的学生妹竟然长了这么对淫荡的乳房。又肥又大，摸着真舒服……比我想的更丰满。喂，不知道秦安看过你的奶子没有？”

被彭希贤粗鲁的抚摸乳房的感觉，只会使孙荪产生恶感。孙荪还是没法从彭希贤的拥抱中逃走。只得用手推着彭希贤，露出羞愤表情的脸。

“啊！……放开我……”

孙荪把脸侧过去，然后向上蠕动，但这样反而给彭希贤造成机会。彭希贤改从孙荪的身后抱紧她。立刻用力拉衬衫，钮扣很快挣掉，露出雪白耀眼的乳罩，然后毫无顾忌地拉下乳罩，让漂亮隆起的乳房在光天白日下暴露出来。那一大段一大片的白露了出来，像冬天里的雪包，像夏天里的奶昔，清甜逼人。

很大的手立刻抓住乳房。

“不……不要……”孙荪的声音因为即将到来的恐惧而颤抖。

彭希贤眼睛里的火焰烧得更旺，脸上仿佛带着种痛恨的表情，整只手都探到了孙荪的胸前，狠狠的揉着那团挺拔柔软的乳肉。

“啊……放手……好痛……”孙荪痛得倒抽冷气。

“嘿嘿，要舒服还不容易？这样子就不痛了吧？”

彭希贤连声淫笑，用手指夹起其中一颗娇嫩的小肉蕾捻弄着，同时又把脑袋凑向另一边的滑腻乳峰，伸出舌头舔吸着峰顶粉红色的乳晕。

孙荪战栗着，恐惧是不能抵挡的，他很懂女人，也很懂得下手的时机。

“不要……”

孙荪激烈的摇着头，敏感的乳尖上传来又热又湿的感觉，伴随着一阵阵的麻痒冲上脑门。想到对方身份，她就恶心得想吐，可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却无法自制，两颗蓓蕾在捻弄吸吮下还是慢慢的竖立了起来。

“果然是个小骚货……”彭希贤抬起头来，讥讽的嘿嘿冷笑，“嘴里在说不要，其实奶子已经淫乱的兴奋起来了……”

乳房被抓住后，孙荪用尽全力扭动身体，想推开男人的魔掌。可是陷入肉里的手指，不肯轻易放松，反而趁孙荪的注意力在胸部时，彭希贤的手想撩起裙子。

“你不能这样！”

孙荪怕自己的腿也露出，想用手拉下已经撩起到大腿上的裙子时，彭希贤的手立刻滑入大腿根内。

“你混蛋！”孙荪绝望的娇叫，拼命夹紧两腿。但彭希贤也趁机会压在她的身上，因此形成彭希贤的手臂自然拉起裙子的下摆。

“你身体的味道真好，而且，奶子又这样软绵绵的……”

彭希贤现在已经完全把孙荪的身体控制住，把鼻尖靠在微微颤抖的乳房上，好像狗一样地闻来闻去。孙荪又羞又愤，她不知道被自己秦安的对手污辱会令彭希贤有多大的快感，又会令秦安多麽耻辱和痛苦，尽管娇弱的她使尽了力气挣扎。可是不管她怎麽扭动她的娇躯，彭希贤的手依然自如地摸弄她的乳房。

“别这样，放开我！”

“会放开你的！”一只手继续摸着孙荪左边的乳房，食指和拇指轻轻捻住那只粉嫩的乳头，再弹了一弹。这对大奶子真是太棒了，比自己以前玩过的女人都棒！

孙荪感到非常慌张，拼命扭头同时踢腿。这时候彭希贤已经骑在孙荪身上，解开裙子的挂钩，拉下拉 ，稍许褪下裙子，一下就拉到膝盖的上面，代表着少女纯白的棉质小内裤就这样暴露在空气中。

孙荪身上淡淡的香味，隐藏在内裤内那微微的隆起，几乎令彭希贤发狂。

“放开我，你这个混蛋！”说着在慌乱中伸出纤细白皙的手指在彭希贤脸上恨恨地挠了一下。

“啊！臭婊子……”彭希贤忙起身让道。

孙荪羞涩难当，趁彭希贤的上半身离开的机会，想抬起修长的玉腿朝彭希贤蹬去，可是裙子缠在双膝上，动作受到妨碍。就在转过来伏下身体时，最后剩下的白色内裤也被拉下去。

“别碰我！”孙荪娇叱。

被稀疏毛发遮掩的神秘花园，首次展露在男人眼前。孙荪五指抓着男人的手臂，坚硬修长的指甲深陷进男人的肌肉，不住晃动，连指尖都在颤抖，微弱地抵抗着。

“贱人……”彭希贤狰狞的脸上挂着血痕，心中怒极，一掌扇孙荪在的脸上。“看我不操破你的骚穴！”

看着孙荪嘴角流出的鲜血，彭希贤冷哼一声，满脸煞气地站起身来，十指捏的格格作响。不顾孙荪手脚乱舞乱踢，一手掐着她的柔颈压在地板上，手指渐渐合紧，直捏地她喘不过气来。

感觉到手中的少女手脚慢了下来，彭希贤的胯间让耸立的肉棒摆动，同时他以敏捷的动作从孙荪挣扎的身上，把裙子以及内裤都脱掉。此时，鞋也顺便脱落，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掩盖孙荪的下体。

孙荪的下体得到自由时，就踢动下脚，设法不让彭希贤得逞。彭希贤色眯眯的眼光，射在孙荪暴露的大腿根上。修长圆润的大腿紧紧并在一起，中间看不到一丝缝隙。白嫩的大腿根部，夹着一团白净的软肉，微微向外鼓起。中间一条细细的肉缝将嫩肉分为两片，里面隐隐露出粉腻的红色。

“你不是人！”孙荪被屈辱和愤怒折磨着，处女的身体暴露在空气中，微微颤抖着，就是心爱的秦安也没有看过，就被迫暴露了，内心翻涌着，一个劲地想哭，实在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从来没有过的羞辱，从来没有过的耻辱感。眼眶中滚动的泪滴掉出来，嘴唇咬的疼，还一个劲地抽搐。

长满了汗毛的大手放在雪白的大腿上，抚摸着滑不溜手的肌肤，向上探索着，直至大腿的内侧。

孙荪脸颊贴在地板上，一个劲儿掉着眼泪，“呜……求求你，不要这样……”然而她也知道，自己的乞求只是徒劳。

彭希贤把少女的屁股提起来，得意地拍打着，“你的身体可不是怎么说的，她比你诚实多了！”说着低下头不顾少女的挣扎，抬起她的屁股，用力掰开。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怪叫道：“哈哈，你还是处女哇！秦安是不是不能勃起，没能满足你。”

处女花穴娇嫩的内芯在他面前暴露无疑，迷人的肉穴在礼堂灯光下闪烁着娇艳的光泽，彷佛正欣喜地迎着地客人的到来！

彭希贤激动无比地看见了层象徵处印记的薄膜。

“呜……”孙荪身体一软，眼泪滚滚流出。屈体九十度，双臂张开，上身紧贴地面，下体抬高……这样的动作对于能够反手握住足尖的孙荪来说并不困难。但这无疑是孙荪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

因为这个动作是在一个厌恶的男人面前暴露出臀部，而且是一丝不挂的臀部。

孙荪性器还有些稚嫩，外阴唇上只有几根稀疏的毛发，白白嫩嫩，里面色泽红润，两片小阴唇像脂玉般柔腻，散发着娇艳的光泽。

彭希贤跨在孙荪腰上，抱着高耸的屁股，把少女密闭的性器完全剥开。细巧的小阴唇圆圆张开，露出一只指尖大小，色泽红嫩的入口。入口内，有一片薄薄的韧膜，带着浅浅的白色。

“我……我不会放过你……”绝望的孙荪竭力想保持一下最后的尊严。使劲地摇晃得身体。自己敞开的双腿间，最羞耻的阴部便正对着彭希贤的面前。骄傲的少女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一切，呜咽着。

“秦安看到过你的小屄没？……我已经不能忍了！”

兴奋到极点的彭希贤，不顾一切地压在拼命抗拒的孙荪身上。孙荪虽然把彭希贤推开一些，但立刻又完全被压制。

“畜生！救命啊！秦安，救我！”孙荪哀叫挣扎。

“放开我，再这样秦安会杀了你的！求你了，啊……啊！”力量已经完全消耗的孙荪，已经没有推开彭希贤身体的力量了。秦安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此刻他最心爱的瓷人儿却正在向他的对手讨饶。

彭希贤的手指轻轻缠绕着几根黑色的芳草，使劲一拔。

“啊！”孙荪痛的流出眼泪。

作恶的手指深入孙荪的蜜穴，熟练的挖弄着粉红色的花瓣，拨开了她的两片阴唇，又开始老练地逗弄她的阴蒂。直至女性最隐密的花蕊，无所不至的玩弄。

“舒服吗？秦安没我会伺候人吧？”彭希贤表现发出暴虐的狂态。

低下头如毒蛇一般的灵舌在蜜穴间游走，“啧啧。”噬着鲜美的猎物。

“啊啊。”舌尖直接刺激着敏感的阴核，与理智相左，孙荪开始流出愉悦的蜜汁。彭希贤另一只手也没闲着，继续蹂躏那饱满的酥胸。

房间里响起少女羞痛已极的呜咽声。即使在梦中，孙荪也没有想过世上会有这样无耻的行径，更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暴行的受害者。孙荪不由想起那个瓷人儿的故事。

“瓷人儿太过于耀眼，太吸引人，许多人都想把她占为己有，甚至有人要强迫她成为私人的玩物，瓷人儿不想，她拒绝这样的生活，她从舞台上摔了下去，成为了一堆没有生命的碎片。”

孙荪咬紧嘴唇，无奈地任由彭希贤玩弄她的身体，不一会儿，她的乳头便硬了起来，可怜她只被秦安抚摸而硬起来过的乳头，竟然今天被这个恶棍弄得硬了起来。

孙荪自然对眼前这个男人讨厌之极，可她毕竟是个十五岁的少女，被彭希贤这么有经验的老手逗弄她最敏感的地方，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快感。

“不，不要！”孙荪辛苦地喘着气，无助地道。

彭希贤指间的乳头与主人的话语相反，坚挺得如同闪亮的红宝石，骄傲地挺立着；潮湿的蜜穴，蔓延的蜜汁闪耀着奇妙的光泽。

这正是彭希贤期待的：“要是秦安知道他心爱的女友被我搞硬了乳头，搞出了浪水，不知道会气成什麽样子！哈哈哈哈！”

孙荪绝望地闭上眼，咬着嘴唇痛哭失声。

彭希贤终于坚挺的粗大无比的肉棒。分开腿，站在孙荪身后，两手托着孙荪圆润的大腿根部，把她颤抖的屁股抬起来。少女白净的屁股微微仰起，性器微微分开，白腻腻柔软得仿佛就要化开。圆臀正上方笔直悬着一根怒涨的阳具，青色的血管像游动的小蛇一样鼓起，坚硬的龟头黑黝黝就像一件铁器。

彭希贤脸色阴沉的笑了一下，龟头对着白臀的裂缝缓缓沉下。

“秦安，救我……”孙荪泪流满面，终于绝望地喊着秦安的名字：“啊……啊……啊……啊……”

孙荪哭着拼命摇头，乌亮的长发散落在肩头脑后，凄恻得让人心碎。她想并紧双腿，扭动臀部，一切只是徒劳，挣扎的动作只能让她无法掩藏的性器更加诱人。

彭希贤握住孙荪的长发，迫使她仰起脸，然后俯身，龟头压入少女丰翘的雪臀。

孙荪原本妖媚的面靥一片惨白，只有眼睛和鼻尖因哭泣而发红。她闭着眼，小巧的鼻翼不住翕张，泪水从精致的脸颊上源源淌过，神情绝望而又凄楚。

白皙的美臀，两截雪白的大腿，上面是少女鲜嫩的阴户。彭希贤的阳具正插在两片阴唇之间，用力前挺。彭希贤的阳具发黑，一看就是滥交过的老鸟。相比之下，孙荪纯洁的就像一个天使。

“呀……”孙荪脸色越来越白，突然痛叫失声。阳具已经触到了处女膜，细嫩而又过于紧窄的阴道，阻挡了龟头进一步探入。彭希贤并不着急，他玩过许多处女，知道该如何占有她们。况且他还有许多时间。

阳具退出少许，紧绷欲裂的处女膜微微恢复原状。孙荪哆嗦着喘了口气，颤声说：“求求你放过我……我……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彭希贤吹了声口哨，笑着说：“不，你一定要告诉秦安是我先捅了你的小屄，哈哈哈……”

孙荪的哀求凝固在喉咙中，曼妙的身体弯成斜体的Ｎ形，彭希贤扳着她的肩膀，趁她松懈的时刻，铁棍似的阳具毫不留情地顶入处女的阴道。

孙荪清晰地感觉到那个陌生人是如何进入自己体内，阳具顶入阴道，将薄薄的处女膜撕得粉碎，就像一只木楔从臀后的空隙楔入，顷刻间，身体就不再完整。

孙荪的皮肤很凉，体内却温热得让人舍不得离开。即使没有那层处女膜，彭希贤也相信她真是处女。这样紧密的阴道，显然是第一次接纳男人。彭希贤向后退了退，从孙荪臀内拔出的半截阳具已经被鲜血染红。

白净的外阴唇被带得向外翻开，内侧已沾满鲜血。接着殷红的处子之血从撑大的阴道口淌出，一滴滴掉在臀下那条白色的丝质内裤上。

当阳具再次进入，孙荪哭叫着挣扎起来。彭希贤按住她的屁股，用力一挺，阳具借着鲜血的湿润狠狠捣入少女腹内，只余下无辜的呜呜声，像小兽垂死前的挣扎。

圆臀左摆右晃，试图摆脱那根带给她痛苦和耻辱的阳具。但无论她如何摇晃身体，阳具都牢牢插在她雪白的屁股里面。

僵持了片刻后，彭希贤全力一击，整根阳具尽根而入。孙荪银铃般的嗓子已经叫得沙哑，这一次凶猛的进入不仅贯穿了她溢血的阴道，也耗尽了少女已经饱受折磨的意志。孙荪低低痛叫一声，身体无力地瘫软下来。

持续地哀号着，已经尽情地表露出来的痛苦，再也无法收回了。平日坚强的少女，现在只能沉浸在绝望的屈辱深渊中。

“喔……好爽……给孙大美人开苞……感觉就是棒……”

彭希贤嘿嘿淫笑，充分享受着孙荪鲜嫩的处女肉体。阳具被包裹在一个十分紧窄温暖的所在，因疼痛而不断收缩的阴道内壁带给龟头极大的刺激。

彭希贤如愿以偿，这少女宝贵的贞操终于被他无情的毁掉了，当他那粗大的肉棒在孙荪娇嫩花瓣的裂缝内时进出时，只觉一片温热，柔软和紧窄紧紧的包裹着他的肉棒，让他舒服得几乎要融化掉了，不禁得意的淫笑道：“孙美人，你的小屄这么紧！不过秦安是无福消受了，夹得我爽死了！嘿嘿……怎么样，我这宝贝不错吧！秦安的肯定比不上。嘿嘿……！”

“真他……的紧！嗯，弹性很好，操起来得过瘾！”他不失时机地品评着孙荪的阴道，肉棒惬意地抽送着，继续将哭泣的少女进一步推向屈辱的深渊。

宝贵的贞操被这恶棍所夺的冲击，被强奸的羞辱，和那一阵阵火辣辣的，从正被狂暴地侵犯着的下体传来的痛楚，把孙荪的脑子弄得一片混乱，连骂人的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本能地把头偏向了一边，紧闭双眼，对彭希贤的话不理不踩。

见她不理不踩，彭希贤大怒道：“操！老子的鸡巴都插进去了，你他妈的还在那里装圣女节妇，老子要叫你知道厉害！非要你叫出来不可！”

彭希贤骑在跪伏的少女身上，阳具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笔直插在孙荪高翘的圆臀中央。臀缝被挤得张开，白腻的臀沟内满是落红。彭希贤精赤着腿，阳具直起直落，像一根铁杵，捣弄着那只又圆又白的美臀。

最初的干涩过后，阳具插弄得越来越顺畅。阴道内满溢的处子之血，代替了蜜液的润滑。随着阳具的捅弄和鲜血的流淌，处女的阴道内渐渐响起了“叽叽”的泥泞声。密闭的阴唇被插弄得翻开，蜜肉间鲜血四溅。

“碍…碍……”粗大的肉棒凶猛地冲击着其实并不如何湿润的阴户，第一次被这样撑开的阴道壁已经疼得发麻。孙荪知道男人是不会对她怜香惜玉的，她想强忍着这巨大的痛楚，但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忍得住，孙荪在痛苦的旋涡中挣扎着。

她的悲鸣声，更显悲惨而可怜。

这时孙荪的身体已无法，也无力再抗拒那狂暴的侵犯，她只能咬住那渗血的红唇，死忍着一声不吭，任凭彭希贤那越来越胀，越来越烫的粗大肉棒在她的体内横冲直撞。……十下，二十下，五十下，一百下……彭希贤的动作渐渐的狂乱起来，抽插得更快，更猛，更深，把她插得疼痛不堪，冷汗直流。

“啊！……住手……不要……！”一阵又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从下体传来！如火烧般的痛楚令孙荪终于忍不住叫出声来，可是她这近乎求饶的痛苦娇吟不但没有令彭希贤停下来，反而令他的慾火烧得更旺更盛，他弓起了背，毫不怜惜地猛然加快了抽插的速度，狂猛无情的冲击把孙荪的身体撞得不断痉挛抽搐，把她的呼叫撞成了断断续续，楚楚可怜的痛吟，也令她的脸上和身上不断渗出疼痛的汗水和屈辱的泪水。

彭希贤抱住孙荪软绵绵的腰肢，在她屁股后面急速地抽动片刻，然后顶住她的下体，将那只充满弹性的圆臀压得扁扁的，接着剧烈地喷射起来。

痛苦和疲惫使孙荪濒临昏迷，她无力地翘着屁股，任由这个流氓把精液射进自己子宫内，却做不出任何的反抗。

彭希贤射完精后，见昏迷的的少女婉转娇吟的样子，彭希贤爽得不得了。平常一众女子跟他做爱时，都是看重他的身份，尽力配合，哪有像孙荪这样拼命挣扎的、抵死不从的？这种从来未有的感觉，触动了埋藏在他血液里那最粗豪、狂暴的野性，而这种肉体和心理的感觉剌激得他的肉棒不住发抖，几乎又要喷出去了，连忙深吸一口气，把那一阵比一阵强烈的冲动硬压了下去……看着孙荪横陈的玉体，彭希贤突然心中冲动，一下跨上了孙荪的娇小的身躯，骑坐在她赤裸裸的美丽胴体上，然后用力地抓住了孙荪那双柔润娇嫩的乳房，将他那雄赳赳的朝天巨棒夹在她的乳沟中，不停地来回抽送。

昏迷中的少女身体的无意识的律动，把阵阵前所未有的快感送到了彭希贤的肉棒，“哈……哈！爽快！痛快！”彭希贤爽得大叫起来，忍不住的，他的双手抓捏得越来越紧、肉棒抽送得越来越快，尽情地凌辱着眼前这个美少女。

那种强暴的畅快感觉使他很快就到达了快乐的顶点，不久，彭希贤只觉背脊一阵酸麻，一团团乳白色的精液源源喷出，洒满了孙荪的粉颈和胸前。

……

孙荪在噩梦中渐渐恢复了知觉，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彭希贤是什么时候离开自己身体的，她只感到下身火辣辣的疼两腿之间黏呼呼的看来是未干的精液。整个地板上弥漫的人体分泌物的腥臭味令她几乎要呕吐。试着动了动瘫软的身体，吃力的撑起自己的起来。

“终于醒了，我的孙大美人。”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原来彭希贤一直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欣赏着少女被虐后的裸体，此时这个恶棍已穿上了衣服悠然的吸着香烟。

孙荪坐在地上，牙齿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泪水从呆望向前的眼睛里流出来，滴在冰冷的地板上。就这样大脑空白的呆坐在那里！久久的，久久的呆坐在那里！

看着眼前没有一丝生气的少女，彭希贤把几张照片扔在她雪白的肉体上。

“啊！”孙荪惊呆了竟然全是自己被奸污时拍下的照片她第一次看到自己如此淫荡的动作，有一些还是近距离的阴部特写，一定是在她昏迷的情况下拍的，连阴唇内乳白色的精液也看的一清二楚。

“畜生！”孙荪羞愤欲死。

“不知道秦安看见这些照片会怎样，哈哈，他最漂亮的女人给老子干了。”彭希贤得意洋洋地看着她。那种眼神，就象猎人在戏弄一只无法逃脱的猎物。

孙荪乞求说：“你到底还要干什么？”

“嘿嘿。”彭希贤的口气转趋严厉：“别想着报警，你不会想全校的学生都看到你淫贱的样子吧？”

这一世的孙荪，才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场面，这一刻，她又想到了和前世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

“听说你母亲身体不好，要是女儿死了，那还不白发人送黑发人。”彭希贤冰冷的话语在耳边响起。

孙荪突然脸色变得雪白，嘴唇颤抖一下，说不出话来。

“我以后会来找你。”男人说完后离开了。

秦安……你怎么不来……

礼堂的门虚掩着，秦安走进去，锁上门，轻声喊道：“孙荪！”

声音不大，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回荡着，秦安等了一会，不见有人答应。这才挪动步子，往舞台上走去。

刚刚抬起脚，秦安强自止住了步伐，他可是没有办法忘记，那天自己在礼堂调音，孙荪把他当成了小贼，在楼梯上设了陷阱，差点没有把他摔成残废，虽然这是孙荪打电话叫自己来的，可还是小心一点好，这个叫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空荡的礼堂不见半个人影，也没听见有人回答。

孙荪可能回去了吧，自己毕竟耽误了点时间。他在中心每个角落都找了一边，又在学校里跑了一圈，什麽也没有发现。

……

秦安今天的情绪很低沉，因为他注意到他的瓷人儿孙荪今天始终有一团愁云笼罩在脸上，这使他很不开心。问她又没给自己好脸色，更是不肯听自己的解释。

“她今天怎么了？病了吗？有心事吗？”秦安胡乱揣测着。

“孙荪最近有什么事吗？”他问叶竹澜。

“不知道。”叶子酸酸的回答。

秦安张了张嘴，一下子就从叶竹澜的话里听出了那份醋意，那份委屈，秦安笑起来，知道他最可爱的叶子也学会吃醋了。

“笑什么，又不见你笑话孙荪。”秦安的笑，有着宠溺的味道，有着看她小小儿女态欢喜的味道，让叶竹澜此不好意思，就知道在他跟叨闹要小性子。

自己和孙荪还是不要过早让叶竹澜知道。

……

娄星市一中这样超大规模的高中，放学是件非常壮观的事情。背着书包的学生从教室里涌出来，在楼梯口汇合涌了下去，跳动的步伐让整个教学楼都在颤抖着，走读生们推着自行车出了校门，寄宿生往宿舍楼和食堂跑去，很快教学楼里又安静了下来。

校园小径里，匆匆走着一个穿校服的美丽修长的少女。她纯美的脸上带着无尽的哀愁。往位于高中年级教学楼顶的学生会办公室走去。

孙荪走到学生会办公室门口。她犹豫了一下，想转身离去，可是脑海中又浮现出彭希贤说过的话和那无耻的照片。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了决心，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她看见了令她恶心的脸。

彭希贤向她招了招手道：“跟过来。”孙荪走了过去，在离他不远处停了下来。

彭希贤在她身边绕了一圈，虽然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镇定，但孙荪的心跳还是迅速加快，她怕他伸出手来摸自己，不过还好没有。

“彭希贤，你……你到底还要干什么？那天的事……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我不会去告你的。”孙荪努力想用镇定的语气说出这番话，可发颤的语音怎么也掩饰不了少女此刻的软弱。怎么会没有发生呢？自己清白的身子就是被眼前的这流氓玷污了。

彭希贤张嘴一笑，本来英俊的面容在此时显得格外的扭曲。

“那天的事？什么事？我不记得了，不如现在你提醒下我吧？”

没想他这么无耻，涨得俏脸嫣红的孙荪，几经犹豫挣扎，檀口微张的她却始终哑口无言。最后只发出细微的声音。

“彭希贤，求你……”

孙荪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站在彭希贤面前，用乞求的姿态去让他放过给自己，而充满讽刺的是，这个人是秦安的对手。

但此时此刻，她已别无选择。

当孙荪终于鼓足勇气站在彭希贤面前，说出乞求的话之后，彭希贤心里满是残忍暴虐般的快感。

看着对手的女友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仰视着自己的脸，等待自己的裁决，还有比这能更让人兴奋的事吗？

彭希贤在孙荪即将沉入深渊时，终于开口说话：“我可以不把这事说出去……”

孙荪猛然抬头，眼中迸射出惊喜的光彩，手死死的捏在一起，颤声问：“真的？”

彭希贤往前跨了一步，孙荪一惊，身子向后扬起，彭希贤低下头，肆无忌惮的注视着这张美丽动人、毫无瑕疵的少女俏脸。她的眉很淡，如远山般迷蒙；她的眼很亮，如晨星般明媚；她的鼻子很娇小，轻轻一皱会有几丝细腻的波纹，说不出的调皮可爱；她的唇很薄，微微张开，就有万种风情在勾人心魄。

美女有很多种，唯有孙荪的美，在此刻的天地间，独一无二！

你秦安的最心爱的女友，但是却只配做我的玩偶而已！

彭希贤眼中突显汹涌的欲火，盯着孙荪一字字的说：“我不说出去，不过以后你要做我的女人！”

不再是第一次说的女朋友，而是：女人！

孙荪呆站在屋内，脸色在瞬间变得苍白。在彭希贤的淫威之下，女孩内心一股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

现实终于告诉她，这不过是她的痴心妄想，她不过是心存侥幸罢了，那天以后就应该知道那张英俊温和的表皮下，藏着怎样一个灵魂！

孙荪死死的咬住下唇，片刻间有血丝流了出来，如同涂了一层淡淡的唇膏。她抬着头，明亮的眼睛闪烁着痛苦和不甘，几根发丝紧紧的贴在唇间，妖媚的血红，惊艳的苍白，还有一抹动人的幽黑，构成了这世间最凄美的色彩。

两人现在仅隔十数厘米的距离，彭希贤充满侵略性的眼神在孙荪身上游弋，蔓延的欲火和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痛快，让他的脸兴奋的几乎扭曲。

但他不急！

孙荪既然按自己的要求独自来到这里，那就说明那天的胁迫有用了，他要慢慢享受这个过程，再次撕掉这个秦安女友的外衣，直到把她的自尊、骄傲和未来通通的踩在脚下。

可是，可是……

就这样远去了么？那曾经听着风铃幻想的未来？

就这样堕落了么？那曾经穿着白裙摇曳的身姿？

站在空旷阴暗的办公室里，从没有一刻，孙荪柔软的身影让人这么心疼。

彭希贤正等着孙荪丢掉全部尊严的那一刻，盘算着接下来的事。既然已经做了，就要彻底的摧毁她的一切，再次将将这个一中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女孩压在身下狠狠的蹂躏一次，想必这一生她也永远忘不了这一幕。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痛快的事吗？

看见孙荪这副摸样，彭希贤越发的兴奋起来，终于露出了那颗在英俊外表下遮掩的罪恶的心。转身绕到孙荪的身后，把右手搭在孙荪的肩膀上，左手揽住了纤纤细腰，把头靠近她的耳旁说道：“不要摆出一副苦相，难道你忘记照片的事了？照片上的你可不是这个表情。”

彭希贤的左手沿着孙荪的腹部慢慢地上移，然后把手掌盖上了那高耸丰满的胸部……孙荪的身体猛烈地震动了一下，猛的将身旁对她上下其手的彭希贤推开，自己退后了两步，整理了下身上的衣服，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道：“你不能这样，这样做会毁掉你，你会遭报应的。”

“我不怕遭报应，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报应，我只知道现在我的身体需要你，所以，你……就得留下”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彭希贤用猫儿戏弄老鼠的眼光看着眼前的少女。

“不要！请不要！”孙荪用一种哀求的目光急切地注视着彭希贤。

“你不会希望我把照片寄给你母亲吧？”恶毒的话语击碎了少女最后一丝侥幸心理。

孙荪浑身颤抖起来，她尖叫，“你怎么对我都没关系，但请不要伤害我母亲。”

彭希贤捏住她的下巴，使劲地揉搓着，眼里放射着淫秽的欲望。“所以，你就要乖乖的听话，知不知道，大美人？”

孙荪本想抗拒，马上就打消了那个念头，她顺从着彭希贤的猥亵，忍耐着，“不要告诉她，要我怎么样都可以！”

孙荪绝望地盯着眼前这张冷酷的脸孔，她无法接受，也无法相信，几天的时间，她的世界就被这个男人完全颠覆。

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她用目光哀求着，

彭希贤制住她的下巴，拉向自己，嘴凑了上去，一下一下地啃着她的唇。身体慢慢地挤蹭着孙荪的身体，感受着那绵软中的弹性。

孙荪闭上眼睛，睫毛像蝶翅一样轻轻抖颤着，泄露了她的恐惧，她苍白的嘴唇在他的唇下无法扼制地颤抖。只是她一动不动，如同一只没有生命力的瓷娃娃，任主人随意摆布。

彭希贤用冷酷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她，不带一丝感情地继续说说道：“这种事情一次和一百次也没有分别的，污秽同样是污秽。可是要是你不答应的话，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你的母亲，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孙荪咬着嘴唇，明显带着无比的屈辱，轻轻点点头。

少女水亮的眼睛失去了神采，彭希贤知道眼前少女已经屈服，掩遮不住内心的兴奋，手掌脱着孙荪的下巴，使孙荪下垂的脸蛋抬了起来，“那我现在可不可以摸你的奶子？”

默然良久，孙荪终于下定决心，唇边露出一丝淡淡的嘲讽，犹豫了半晌点了一下头。

彭希贤笑道：“呵呵！这可不行，你得亲自开口告诉我呀！”

彭希贤并不急于占有孙荪，试图利用孙荪的母亲威胁，先催垮她的意志。

孙荪心中刺疼，强忍住屈辱的泪水，用极其低微的声音道：“请……你……我的……奶……”

孙荪的语音刚落，彭希贤一下笑了起来，孙荪的脸在他的笑声中红到了脖子根。

“嘿嘿！真是个淫荡的女人，这么的饥渴，让我好心地满足你吧！”

彭希贤把手伸进孙荪的上衣里边细细的抚摸起来。只见手掌的轮廓在绷紧的上衣里淫荡地游走……孙荪仰起头，无助地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不住的抖动着。

当彭希贤的手从孙荪的内衣里抽出的时候，手上多了一件东西，正是孙荪那件粉色乳罩。

“哇！好香啊！”彭希贤拎着乳罩的带子放在鼻子上闻了一下，然后又拎到孙荪脸上甩动着，继续说道：“孙荪！你的身体好香哦！牛奶的味道哦。”

“请不要这样。”孙荪摇动脸蛋闪避着，高高翘起的马尾随之摇晃。

“不要害羞嘛！让我欣赏欣赏你这对宝贝吧！”彭希贤说完把孙荪紧身的衬衫从上面拉开。

顿时，孙荪那对洁白、坚挺、饱满的大白兔一下子弹了出来，在胸前轻轻地颤动。

尽管周围的气温并不十分低，但孙荪幼滑的肌肤接触到办公室微凉的空气，依然不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再加上恐惧的缘故，孙荪全身的汗毛都直立了起来。

孙荪本能地蜷缩着身子，用手掌贴在胸前护住了胸前的一片大好春光。

然而，孙荪的努力却是徒劳的，一只强健宽大的手掌马上挤开了少女那柔弱纤细的嫩手，握住了她胸前硕大、白洁的乳房。

“怎么了，我又不是没见过，现在装什么矜持。”彭希贤的手掌开始慢慢地揉捏起来。

“真是妙极了，我的老二也开始颤抖。”彭希贤手掌明显加大了力度，把一对大白奶子搓揉得变了形，口中的语气也变得更直接，脸上直透出一股恶狠狠的表情。

“呜……啊……”不知道是否因为疼痛，孙荪嘴里发出轻微的呻吟。

孙荪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苍白的嘴唇微微颤抖，整个人被惊吓和羞辱过度而显得有点失神。

“喔……好肥的奶子，手感真是一流啊……”

淫邪的笑声中，彭希贤尽情的玩弄着孙荪赤裸的双乳。胀鼓鼓的乳肉从指缝间乱冒出来，像是鼓满了气的球体似的顽强抗拒着手掌的揉捏，怎样也无法完全掌握住。

孙荪一声不响的任他为所欲为，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时不时露出痛楚的表情，显然是乳房被对方粗鲁的捏痛了。

“这么点年纪就长了对这么大的奶子，你还真是淫荡啊？”

彭希贤边说边捻弄着孙荪诱人的乳尖。少女的身体本就娇嫩不堪挑逗，那两粒软软的粉红豆寇熟了，挺立起来，要掉下去似的，微微有些生疼。她的乳晕是粉红色的，两颗奶头又大又圆，直径很明显的超过一般少女的尺寸，被手指一拨就敏感的突了起来。

“哈哈，这么大的奶子不就是长来给男人摸的吗？我再给你加把劲，多给你开发开发。”

彭希贤得意的大笑着，拇指和食指旋转着少女的奶头，手掌搓揉得越来越起劲，令那浑圆肥硕的双乳在她胸前不停的摇晃。

这些话可能刺激到呆滞中的少女，只听她颤声到：“求求你，不要说了，你放过我吧。”

“别傻了，大美人！”彭希贤不耐烦的说，“到了这份上你认为我还会放了你，别天真了。”

他终于舍得放开孙荪胸口的粉嫩肉脂，把她推开，在她的丰臀上重重的拍了一下：“站好，让我看下你的小屄，现在把裙子提起来。嘿嘿，先让我猜猜，今天孙美人内裤是什么颜色，粉红色？不，应该还是白色？白色最配你！”

孙荪无奈地撩起了裙子，开始露出可爱的膝盖头，慢慢出现圆润的大腿，是修长漂亮的大腿，最后露出浅绿色的内裤。耻丘微微隆起，看起来非常妖媚，大腿好像有毛虫在上面，不停地蠕动。

“哈，猜错了，原来是绿色，跟秦安的帽子一个颜色。”彭希贤站在孙荪的身后用手掌顺着孙荪挺翘的屁股和大腿内侧来回地抚摸，还不时的把指尖插进屁股中间凹陷的缝隙中，引起丰满的臀肉不住地紧缩。

“求求你了，请不要在这里，会有人来的，会被别人看见的。”孙荪轻摇着臀部小声哀求。

“老子就是喜欢在这里摸你，我就要这学校的办公室里摸你的屁股，这是对你刚才不听话的惩罚。”彭希贤恶狠狠地说道。

“哼……”孙荪认命似的紧紧的闭上眼哀喘一声。

彭希贤却无耻的以为她的反应是因为他的爱抚，反而更轻薄的爱抚起来。他的呼吸浓浊而急促，听在孙荪耳中觉得好可怕和恶心，她咬着唇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

渐渐地，彭希贤淫荡的手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屁股的抚摸，更多的是把中指抵在孙荪两腿之间的部位挑动，而孙荪一直把两腿并得紧紧的，不让那根淫荡的手指进一步侵入。但是一点也挡不住男人霸王硬上的蛮力，彭希贤汗湿粗糙的手掌硬是伸进她两条死命夹住的大腿缝隙，大腿内侧的肌肤更是粉嫩。

“张大一点！臭婊子！”彭希贤食髓知味的扳开她一双修长的腿。

这时，彭希贤把孙荪转了过去在她的身后蹲了下来，歪着脑袋注视着孙荪裆部的位置，伸出的手如弹钢琴一般从小腿移到了她大腿根部，伸出大拇指按在了她大腿中央微微隆起的阴部，先是轻轻地上下抚摸，过了片刻，他整个手掌都按了上去，隔着薄薄的内裤大力地搓揉她的阴部，动作十分地粗鲁。接着，他把手搭上胯部，用手指捏住内裤的两侧，将小小的内裤一点点的往下剥去。

“啊……不……不要……”孙荪拚命摇摆着挺翘的双臀，试图阻止彭希贤的行动。

彭希贤并不理会孙荪的挣扎，猛的把内裤一拉到底。

“啊！”孙荪发出了一声惊呼。

“呵！小屁股真他妈勾引人！！”彭希贤一边蹲着继续揉捏着孙荪丰满白皙的屁股一边说道。

孙荪在彭希贤的羞辱下把两腿并得紧紧的，整个身体都在轻轻地发抖。

“把腿分开，我要看看你身体最淫荡的部分。”彭希贤命令道。

孙荪站着没有动，毕竟，那里是一个女人最隐私、最羞耻的地方，何况是在这学校的办公室里，更何况是最厌恶的人面前。

“啪！”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啊！”紧接着就是孙荪的惊叫声。

只见孙荪粉嫩，洁白的屁股上印上了五条红红的指印。

“臭娘们！别给脸不要脸。”彭希贤恶狠狠地骂道。

“呜……”孙荪开始轻声地抽泣，屈辱已经使她的心志渐渐崩溃，她缓缓地将一条腿抬起，将脚腕从内裤中抽出，分开后站立原地，那条内裤仍然盖在另一条腿的脚背上。

彭希贤蹲在孙荪的屁股后面用手掌掰弄着两团肥白柔软的臀肉，还不时的用手指挑弄着孙荪两腿间最敏感的部位。

此时的场面显得格外的妖冶淫荡，一个美丽娇嫩的少女，闭着眼睛，叉开两腿，一条内裤盖在脚背上，几近赤裸的胴体被一个强壮的男人任意轻薄着。

“噢，鼓起很多了，还以为有多纯情，马上要泻了啊。”

仔细地看着向左右分开的股间，彭希贤用手指从下向上，挖弄花瓣的裂缝。裂缝间左右分开，从里面露出花蕾，小小的肉片沾满蜜汁发出光泽。

“啊，不要……住手……”

一方面从心里产生想哭泣的憎恨，但同时孙荪也感觉出自己心脏的跳速加快，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现在……看你流出浪水了。”

彭希贤说完，舌头就在孙荪的大腿跟上蠕动。刹那间孙荪的全身紧张，娇躯绷得紧紧的。

彭希贤不愧是好色之徒，舌头的动作非常微妙。绝不会从开始就一口咬到花瓣的肉，先在阴部的四周慢慢舔，等到对方的感觉达到兴奋的高峰时，才会去攻击穴缝。因此他的舌头只不过在大腿跟附近徘徊，蜜汁和孙荪的意志无关地开始流出。

“啊，不行……不要在那里……”

舌头从大腿跟迂回到长毛的地带，在那里开始来回摩擦时，孙荪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对淫邪的期望，不由得使花瓣感到骚痒。不由已的伸手到彭希贤的头上，用力抓住男人的头发。那也是，……快一点舔肉缝的一种暗示。就好像收到信号一样，舌头开始向下移动。

孙荪沉住气，等待舌头进入湿淋淋的裂缝里的刹那。可是彭希贤还要彻底地捉弄她，快要到裂缝的时候，就好像故意要使孙荪的期望落空，向右大腿根迂回，舔那里的凹处。

“呜……”

吐出住的呼吸，好像对彭希贤抗议似地摇动下身。就在这时候，舌头突然侵入肉缝里。

“啊……”

因为事出意外，孙荪尽量向后仰，采取把秘密的溪谷完全交给舌头的姿势，彭希贤是跪在地上，一面用自己的手安抚硬挺的肉棒，一面把头埋在孙荪的大腿间。没有礼貌的舌头，好像要测量裂缝的长度，上下来回走几次，就开始加旋转的动作。

小小的肉丘很快隆起，那种感觉连孙荪自己都感觉出来。舌头仍在裂缝在中央旋转。愈来愈强的情欲，使孙荪的身体大力颤抖，双手用力捏的发白。

这时候从孙荪的大腿跟传来啾啾的声音，好像和那声音呼应一般，从孙荪的嘴里也传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

“啊……啊……啊……”

孙荪的神秘溪谷，如今因为冒出来的蜜汁和唾液，变成发出光泽的神殿。粉红色的蜜唇也完全变成红色，里面的小肉片不停地颤抖。

孙荪这时候已经陷入兴奋的漩涡里，不知何时彭希贤从学生制服上抱紧自己的乳房。

彭希贤眯着眼睛看着上身是敞着的白皙浑圆的乳房，下身露出最性感部份的孙荪，抬起头，伸出舌头在嘴边舔一下，露出淫邪的微笑，开始用手指玩弄湿淋淋的花瓣。

“你好像尿了。”

很粗的中指插入秘洞里时发出啧啧的声音。

“啊……‘

一股徘热的感觉从身体里掠过，孙荪的雪白喉咙随着颤抖。彭希贤好像在欣赏她这种反应，手指更进入深处挖弄，这时顺着手指流出蜜汁，有一部份流过会阴，渗入红黑小方格的裙子里。

”啊……好热……我已经不行了“

孙荪觉得自己身体向火烧一样地热，希望能把这样的火熄灭，可是彭希贤的前戏还会持续下去。

彭希贤的手指在孙荪的体内玩弄一阵后，突然拔出手指，再次把嘴靠近阴唇，但这一次是用舌尖弹动，发出珍珠色的突出部份，这样的突袭作战，这够使孙荪陷入欢乐的地狱里。孙荪圆润的屁股不由得挺起来，好像是在回应彭希贤的动作。

”噢，啊……“

孙荪有了激烈的反应时，彭希贤仍旧丝毫不放松地重覆相同的刺激动作。尤其是把舌头插入肉缝里，用沾满蜜汁的舌尖连续拨弄阴核时，孙荪就会发疯般地摇头。

孙荪此时觉得太阳穴在振动，眼睛好像在冒金花，也感觉出自己的蜜唇为追求猎物在一张一合，但她此时的意识已经朦胧，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该到插进去的时候了，老二急得不得了。“看着少女春情勃发，彭希贤也已经按捺不住，他托着孙荪的小蛮腰，把她平放在宽大的办公桌上，将她的大腿架在自己肩上，早已坚挺如炮的阴茎直冲她的秘穴！

在被彭希贤抱起的瞬间，孙荪恢复了短暂的清醒，她带着几分惶恐地看着他的阳具慢慢进入她的身体，那根肉棒越插越深，官能上的快感又一次掩没了她的理智，仅有的那一丝羞耻、恐惧、理性、骄傲完全被那深入最深处的肉棒夺走。

被绷得快滴出血的小穴慢慢吞进巨大的肉棒。

”唔……真舒服！“彭希贤激动的叹息。嫩嫩的穴肉像生橡胶般紧紧的套着他的龟头，里面的黏膜又湿又烫。

”呀……“可怜的孙荪快晕厥的哀鸣。胯股间慢慢形成一个被肉柱绷满的大洞，连臀沟肌肤也被拉紧到括约肌都变了形。

”不行……救救我……呀……“下体肉洞不断被深入扩张的痛楚，使得两边太阳穴几乎要裂开，汗汁一条一条的从光裸的背脊上滑下来，随着肉棒顺利进入阴道一半的长度，粗大的阴茎没入的速度加快起来。

”啊……“孙荪甩乱长发哀叫出来，从脚心到小腿都剧烈抽筋，下体好像被撕裂开来，孙荪极度痛楚的张着小嘴快要无法呼吸，全身抽颤得想推开身上的男人，但是暴满阴道的铁柱使她动弹不得。

”好舒服……小屄……又紧……又烫……“彭希贤舒服的直翻白眼。虽然已不是一次玩到这紧致娇嫩的小穴，但还是被穴口的细筋几乎要把肉棒根部勒得血液无法回流，因而使得塞满阴道的肉棒更加饱硬，阴茎上盘绕的血管兴奋的啵啵直跳。

彭希贤快速度挺动肉棒，鼠蹊和大腿撞击圆嫩的臀肉而发出”啪！啪！“的声音。孙荪的腰身激烈的弯起来，乳房上下狂跳。

肉棒下接一下的撞在鲜嫩的花芯上，曲张的肉棒血管摩擦着孙荪细嫩的肉壁发出了淫糜的声音。她的臀部被彭希贤上下左右的摇动着，顺鬃着美丽的少女摆动的节奏，一次次把阴茎塞入最深处。

孙荪平躺在办公桌上，洁白的双腿张开，屈曲地固定在彭希贤的身前。下身的冲击令她生不如死，轻微的活动都会带来无法忍适档受的痛楚，在极度的惊栗和痛苦下，少女的身体就像是冰烫的一样。那巨大的肉棒还在体内不停地翻腾滚绞着，每一次的插和拔，都加重着疼痛的程度。”求……求求……你……不……不要插的那么用力……了，慢一点……“高傲与矜持也敌不过照抖的屈辱，孙荪的双手紧紧抓在桌子上，连指节抖都屈曲得没有一丝血色，她连动都不敢动，只有胸部剧烈的起伏着。

每次随着彭希贤肉棒向外一拔，粉红的阴唇都向外翻起，随着他肉棒的吞吐而收缩，粗大的肉棒在孙荪的阴部抽送着，发出”噗滋、噗滋“的声音。

孙荪感到了一阵奇妙的酸楚，这酸楚使她不由扭动着腰身，感到酸楚掩盖了疼痛，是和疼痛纠缠在一起了，思维一下子空洞了，就剩下这诡谲的感觉在弥漫。

口干舌燥，想痛快地喊出来，却又堵在嗓子眼喊不出来，想推开他，但动作又不能坚决，似乎还想要他再用力一些，耻辱感似乎没有了，饿的感觉也消失了，就剩下身体的反应，在接触中沉醉过去……孙荪浑身轻轻颤抖，轻声地呻吟着，任由自已堕落到欲望的深渊，去追求感官的刺激，如花的娇靥羞红似火，小嘴里淫媚地呻吟着……彭希贤感觉自已肿涨的阴茎抽插着那柔嫩无比，但也淫滑不堪的阴道，那种火热、柔软、紧密的感觉简直如同一头闯进了天堂，楚楚动人，娇羞美丽的少女那双修长优美的玉腿，娇羞又紧张地紧夹着自已的后腰，柔软丰腴，而又富有弹性，使自已每次对她玉胯中心狠狠的攻击，都火力倍增，他就像是在战场上冲锋掠阵，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狠狠地打，轻薄蹂躏的大手，让孙荪娇羞无伦地娇啼婉转、含羞呻吟……彭希贤一边抽插嫩穴，一边发出兴奋的嘿嘿声：”我好像……快来了……“他的手用力抓紧孙荪的腰、肉棒一次比一次干的猛。

”啊……啊……“孙荪十根玉指在办公桌拉出一道道深深的指痕。

彭希贤仰着脸忍耐的闷吼，抓着孙荪柳腰的双臂和宽阔的背脊浮现油亮的肌肉线条，屁股猛烈的前后推送。

”呜……不行……你快拔……出来……“孙荪害怕他在自己体内射精。但是彭希贤湿滑的肉棒控制不住似的在嫩穴内来回拔送，两人下体撞击发出”啪啪“的清脆声音，肉棒暴涨了一圈、温度也一直在上升。

”啊……不……啊……“孙荪被插的浑身骨头都要酥溶掉，根本无法思考。

彭希贤加快了活塞运动的进度，只听得两个肉体相撞急促的”啪啪“声，渐渐地感觉又明显顺滑起来，原来在他强力抽插之下，重新勾起了潜伏的情欲，精液又从子宫深处渗透了出来。

”哼……嗯……“彭希贤在稍获喘息的孙荪身体激动的起伏、不断的喘着气。突然间嘶吼一声，把肉棒尽可能地深深插入少女的阴户中，几乎伸进了子宫，然后屁股一阵轻颤，肉棒开口处张开，一股股地把污浊的白浆打到少女的肉体最深处。这个姿态在办公室中停滞了许久，又最后抽插几下，挤出了最后一滴恶液，才意犹未尽地退出少女的身体，任她瘫软在办公桌上，然后从孙荪的嫩穴内拔出湿亮红通的怒棒，随着巨大龟冠的离开，翻肿的小肉洞口流出黏白的淫汁。

可彭希贤不单这样就满足了，他搂着孙荪的腰肢把她翻转过来。

孙荪象没有生命的木偶一样任彭希贤掰开自己的圆臀，毫无知觉地一动不动。

彭希贤看着孙荪浅红色的小菊肛，笑着说：”孙美人屁眼儿长得真漂亮，我现在一并给你开了吧，免得以后便宜了秦安。“彭希贤把手指伸进去在菊肛掏摸了几下，往上面吐了两口唾沫，便握住沾着污渍的阳具，抵住孙荪的后庭，巨大的龟头慢慢挤开密闭的菊纹。

没有任何前戏，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撕裂的后庭比失去处女的痛楚更加强烈，孙荪猝不及防，一阵把身体劈开两半的巨痛从臀尖直贯脑心，不由得惊声尖叫起来，身体剧烈摆动，想把蛆附于身的恶魔摆脱掉。

彭希贤的肉棒才进入一半，已淌满肛裂的鲜血，猛然收紧的肛门夹得他动退两难，疼痛不已，气急败坏地一手死死把少女的颈子按紧在桌子上让她动弹不得，另一手狠狠抽打少女的滑腻的臀肌：”松开！他妈的，夹死老子了。“少女就像一条案板上钉住头的鳝鱼，雪白的身体无助凄惨地扭动着，俏脸上涕泪横流。

当下半身的剧痛变成了麻木时，反抗更无力了，”进去！“彭希贤一声大喝，乘势一捣到底，少女最后的一块处女地终于失守。

未经人事的后庭之紧更甚处女的阴户，就算有了少女的鲜血作润滑，肉棒还是很费力。肛洞被撑开至极限，连细密的菊花皱摺也已拉平，小嘴一样的肛圈像章鱼的吸盘把肉棒咬得死死的没有丝毫缝隙，随着肉棒的进出吞吞吐吐。

”真他妈的爽，这下老子看秦安怎么跟老子争，老子毛都不留给他。“肛交对男人来说，在心理上有一种彻底的征服感。尤其是想到身下这具年轻美丽的肉体是对手的女友，彭希贤更是十二分的惬意。他用力掰开两瓣柔软的圆丘，狠命挺动腰身，让粗大的肉棒完全进入孙荪的肛中，感受着后庭的紧密和柔嫩。

”啊……！退出去……“孙荪浑身肌肉紧缩，发出了一声可怜的悲鸣，脑中”轰！“的一声，顿时昏了过去。

见孙荪又昏了过去，彭希贤不再理她，粗暴地拔出肉棒，用力一顶，凶猛巨大的肉棒再一次冲破了重重的障碍，狠狠地向孙荪菊肛深处钻去……一阵汹涌澎湃的痛楚把孙荪从昏迷拉回了现实，这时，彭希贤的肉棒已还在强力地抽动，毫不怜惜地向她发动着最残酷暴虐的破坏，她只觉得下身疼痛如裂，像是快要被彭希贤的肉棒割成两半似的；但是，最让她痛苦的不是那火烧般的裂痛，而是那深入骨髓的耻辱，”求求你……退出去啊！“她的心神崩溃了，绝望地摇起头来，向彭希贤发出了楚楚可怜的求饶，一时间，散乱的秀发在空中中无助地甩动，豆大的泪珠和汗珠在空空的办公室中飞散。

彭希贤在孙荪的菊肛内横冲直撞，她的嫩肉紧紧地夹着他，每一下的抽、插、顶、撞，都要他付出比平常多几倍的力量，但也带给他几十倍的快感。

过得一会，抽动间，彭希贤发现自己的肉棒上沾上了一缕缕的鲜血，想是孙荪菊肛内娇嫩的肉壁已被他的粗大和粗鲁磨破了，心里一阵莫名的兴奋，再抽得几下，突然机伶伶的一个冷战，他发出了一声野兽般的怒吼，同时，肉棒向孙荪的深处急冲；迷糊间，她只觉得身体里那可怕的东西突然震动了起来，一缩一胀间，一股股的热流喷进了她的肛门深处……当彭希贤慢慢的从孙荪那早已不听使唤的身体内抽出时，一缕缕的鲜血混着白浊的精液从她的菊肛处缓缓流出，把她身下的桌子染湿了一滩。

……

孙荪的脑袋里晕晕噩噩的，一夜的经历，像梦一样的残酷，像梦一样的冷漠。她面对的，是一个疯狂地迷恋她的肉体，不知疲倦地蹂躏她的男人。

她已经筋疲力尽了，但那根丑恶的肉棒，仍然毫不留情地一再插穿她那饱经蹂躏的阴户，那毫不怜香惜玉的粗鲁手掌，肆意地揉捏着她赤裸胴体的每一部分。

孙荪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件没有性命的性玩具了，男人只懂得卖命地在她的身上发泄着。

是的，玩具。她性感傲人的肉体，在这一晚上，成为男人肆意践踏的对象。

他仿佛如野兽一样不知疲倦，虐待她、凌辱她，一口气也不给她喘。

孙荪的骄傲，已经被那肉棒一次次中抽插殆尽了。她竭力地想保持清醒的意识，不让自己屈服。但是，事实上她却是不停地哀号哭泣着，无助地听任那些可恶的男人尽情地享用自己的肉体。

现在的孙荪早已经疲惫不堪了，往日里飞扬的神采再也遍觅不到。

清晨，大片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来，驱掉了室内的阴暗。彭希贤将孙荪一把扯起，推到窗台上，用身体狠狠地挤压着她。

彭希贤抓着她的膝盖，将她悬在半空，两条腿被紧紧拿着，大腿被大大分开。彭希贤紧紧压在孙荪的脊背上，浑圆的乳房紧贴玻璃，被挤压得变了形状。

天哪，这里一坦无余无遮无掩，马上就有学生来晨练了，如果不慎让人目睹，她就是怎么也无法洗脱奇耻。本已羞辱不堪的孙荪大吃一惊，奋力挣扎，想从这个疯子的魔掌逃脱：”干什么，不要，不要！“彭希贤眼中闪动着疯狂的光芒，恶狠狠地低吼：”闭嘴！你再大声叫不怕路过的人看见你现在这幅淫贱的摸样吗？“正巧楼下响起一阵哒哒脚步声，在清晨空旷的校园里显得格外的清脆，孙荪吓坏了，不敢再动。

彭希贤倒也不敢真让人发现，那还得了，学生会主席在这种地方玩这种把戏，一旦揭穿他老子也保不住自己，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为了孙荪其实倒也冒了偌大的风险，豁出去了。

两个人都不敢有任何动作，确定脚步声走远后，彭希贤才把巨大的肉棒从背后伸了过来，拨开花唇，猛地一挺，因为力量太大，竟将尚未完全拨开的小阴唇一起带入阴道。

再一次，孙荪的身体在痛苦中痉摩。

在清澈的晨光中，她缓缓摆开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的玉体，就像供台上的供奉的祭品，取悦着贪得无厌的魔鬼。

肉棒艰难地进来了，又退出去，再插入更深，又后退一点，反反覆覆，没有第一次撕裂般的巨痛，却在渐渐适应后，敏感的身体反而有了一些异样的感觉。

指甲抓着玻璃，发出碜人的声音，但这一切都阻止不了肉棒开山凿壁般地挺进，其间，为了更好地发动攻击，黑色的巨棒拨出过几次，其后每次挺进都深了几分。

孙荪不敢发出一丝声响，男人的脸兴奋得赤红，发亮的双目死死盯着镜中印象，屁股一撅一撅地做着活塞运动，阴肉握着他的肉棒很紧，紧得他每一次的抽插都要用一些力气。

咫尺之遥就是教学楼，就在这阴暗的办公室里，他们俩疯狂造爱，不仅彭希贤亢奋得难以自已，就是孙荪也在失神的一刻忘却了自我。

一夜抽插不知疲倦，但今天不一会儿，他就射精了。他低吼一声，全力挺进，竟将整根阳具全部插入，前腰重重地撞在她臀上，巨大的力量令孙荪整个小腹连着私处都紧紧地贴在镜面上。

这时，窗外响起的早铃声有如一剂猛烈的催情剂，把彭希贤在瞬间送上了云端。

”呀……“

孙荪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原本骄傲的马尾无力的垂着，湿淋淋青丝贴在腻白的后颈上，留在额头脸颊上的乳白色精液让她醒悟，此时的自己已不是以前的自己了。

她从镜子里看着自己的乳房，虽然她一直对相貌身材这些不在意，而它现在却置于别人手中，被尽情的抚摸，自己却只能看着。

她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双腿，高挑的身材让她的双腿欣长挺拨，长期的刻苦锻炼让她双腿结实流畅。她记得第一次穿着裙子走入学校，好多老师同学朝着她的腿看，虽然她讨厌这些目光，但被注视仍让她有一丝丝的高兴，现在这双腿象青蛙一般曲在男人的臂弯里，她无法伸直，甚至连动一下都困难。

最后她看到了私处，那里插着一根巨大的东西，那肮脏的精液从里面溢出。她难以理解，为什么男人会这么喜欢这里，会这么喜欢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插入别人的身体，甚至为了这个铤而走险，不惜一切。

瓷人儿。孙荪喃喃念出，一颗珠泪凝在眼眶中。

【完】